

临晋古镇的千年钟声

□许琛

“铛——”

当钟声穿透临猗临晋的晨曦，悬于临晋钟楼的铁器微微震颤，青色的瓦片泛起微光，这是2025年的一个寻常清晨，也是政和铁钟经历过的第35万6千个黎明。在文物古迹星罗棋布的晋南古镇，这口政和八年的宋钟，将900年的时光流转固化成可以触碰的文化年轮。

云楼重建

据光绪民国两代县志记载，“云楼晓钟”是著名的临晋八景之一。1924年的民国版《临晋县志》详细精确，近似考古报告，为今人锚定了钟楼的坐标。“在学宫前”四字，将钟楼原址锁定于临晋文庙南百步之距，与光绪三十八年的方志记载形成时空叠证；“钟铸自宋政和”的记载，与钟体铸文严丝合缝；“药师院数百年物也”的客观陈述，让这座为药师琉璃光如来佛事铸造的法器，纳入了可供考据的时间维度，而“鲸铿恣肆向入云中”的文化描写，直观展现了声音的传播力度，展露出铁钟在历史中呈现的双重面相；“闻之发人猛醒”的诠释，揭示了钟声在农耕社会兼具晨昏报时与道德唤醒的双重使命。

民国县志通过删减光绪县志中“当午夜凄清之候”一句，巧妙地构建了铁钟“地理时间确凿”与“社会功能模糊”的张力，折射出当时编辑者的困境——既要延续清代形成的考据传统，又需回应时代进步思潮下对文化遗产的祛魅要求。这种书写策略，使钟楼既成为可定位的历史地标，又化作承载集体记忆的精神图腾，为当代“云楼晓钟”文化意象的复生埋下了伏笔。

1940年12月，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和日比野丈夫用镜头定格了临晋钟楼最早的身影，斑驳的砖石裸露着风化痕迹，装饰的木构残破不全，铁钟孤悬于四只木头之间，钟槌悬挂一旁。此时的钟楼，早已褪去盛名，沦为战乱年代一个可有可无的注脚，民国县志“鲸铿恣肆向入云中”的诗意描述，与破败现实形成强烈反差，折射出民生困苦、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

铁钟命运坎坷。钟楼被毁后，铁钟流离失所，再也不曾发出往日的清音，钟楼文化的生命仿佛就要走入终点。1999年，恰逢城镇建设热潮，临晋镇党委敏锐捕捉到历史机遇，响应群众号召，借旧城改造契机，以钟楼重建为支点，撬动文化传承与城市更新的双重杠杆，顺应时代发展的同时做好历史传承，着手开展临晋“三景”建设工作。

在选址上，他们将新钟楼置于新城中轴线，与城墙遗址形成时空对话，并为未来城镇发展提供依托；在形制上，面对采用木构的传统观念，采纳时任临晋镇武装部部长生三岗建议，采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斗拱，既保留古代营造形制，又经久耐用，延续钟楼“闻之发人猛醒”的千年功能；在内容上，钟楼四面城门上，刻有临晋县城门之名，底座边长15米的设计暗合明清城墙厚度，高度21米表明即将进入的21世纪，既表达着对古城肌理的致敬，又传达出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亦成为疏导车流的环岛枢纽。

复建过程更见证文化觉醒，本地民众自发捐款、外出游子建言献策，集全

镇之合力，募集资金80余万元，历时两年，2000年，云楼重现，钟声再响，临晋人民百年夙愿终于实现，展现了桑泉儿女在新时代敢想敢干、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这种跨越时空的集体记忆，使钟楼不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成为凝聚乡土认同的精神图腾。今天的钟楼本身，也成为临晋镇历史的一部分。

时至今日，登上钟楼所览之景，应与百年前别无二致。

钟声再起

古代县城所拥有的钟，不只是简单的计时工具，同时也是地区地位、经济发展、思想信仰相互交织的集中体现，传达出一个地区在国家体系中的位置。铸钟依靠人口，晨钟暮鼓将农耕时间切割，其本质是以声波实现一定的社会控制，足够的人口是开展社会管理的先决条件；铸钟依靠财力，没有广泛的经济基础就没有铸钟的物质要求；铸钟依靠信仰，钟从来不是单纯的器物，从最开始的礼法，到儒释道博弈的意识形态都体现在钟上，“药师院”款识，表明佛教信仰，将钟移置文庙，使其变为儒学教化工具，这种信仰杂糅现象，恰是多元信仰共生的鲜活注脚。

1118年四月初六，解州安邑县杨卫村的铁匠卫能，在窑火映照下完成最后的工作。钟体“宋政和八年戊戌岁”的铸文，定格了北宋徽宗时期的时间节点。

铁钟最开始作为药师院法器，其纹饰体系实为佛教认知世界的具象化。钟裙八瓣莲花分别表明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的“八识”。

钟腹铸有铁钟的制作人员和祝福方法。钟上部的“十方菩萨位”、莲花纹和“法界诸佛位”及海浪纹两侧分布，传达出浓厚的佛教元素，另外两侧传达出铸钟原因、捐款人员和祝福语。这些文字和信息乘坐时间之海，来到我们面前。1118年的铁钟和2000年的钟楼都是群众捐款制造，也算是又一次历史的共鸣。这种“器以载道”的造物哲学，使钢铁成为比竹帛更坚韧的史书。

铁钟不灭

在钢铁凝固的瞬间，这口铁钟便挣脱了金属的物理宿命。合金的凝固不是终结，而是生命形态的转化——北宋的阳光、明清的硝烟、民国护钟人的掌温，一件件事迹都化作历史的印记。将政和铁钟视为孤立文物，如同只见年轮不见森林。在历史的体系中，每次对铁钟的记载都是新生的年轮，每次对铁钟的保护都是光合作用，而持续的钟声则是文明向外散播的文化孢子。

文化从不是历史中的遗体，而是穿越时间裂缝的种子。此刻我们听见的每一声钟响，都是文明根系在生长的裂音，那些护钟人托举的从来不是往昔的标本，而是活在当下的文明。

当夕阳为朱墙镀上金边，钟楼投下的影子既勾勒出1118年铸钟的炉火，也映照着2025年人们行进轨迹。这座穿越9个世纪的文物，终以“既传统又现代”的姿态，完成了文明传承的庄严叙事。当暮色浸染钟楼朱墙，那口悬垂千年的铁钟，会迎来下一次撞击，将临晋的故事，敲进下一个千年的星空。



▲北宋政和铁钟



▲铸造时间



▲1940年12月的临晋钟楼



▲复建于2000年的临晋钟楼

文化动态

雷·西厢入选“中华文化全球推广大使”世界邮册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近日，《西厢记》文化学者雷建德·西厢因中华古典爱情文化《西厢记》的研究、再创作、国内外传播，入选“中华文化全球推广大使”，他集锦的《西厢记》15件珍品彩图，将亮相由日本、马来西亚、韩国、乌克兰邮政部门与中国炎黄九州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联合推出的世界邮册。该邮册还将在美国纽约集锦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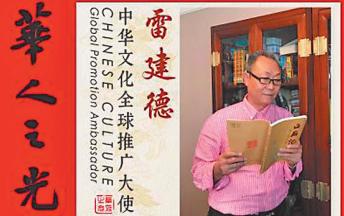
此次亮相“中华文化全球推广大使”世界邮册的《西厢记》珍品，既有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稿本(黄锦祥、黄桢祥珍藏)、海外藏品—元代《西厢记》青花罐、明刊《西厢记》全图选、清康熙《西厢记》青花大碗、清康熙《西厢记》青花釉里红瓷盘(英国巴特勒家族藏)、清雍正《西厢记》粉彩瓷盘、清雍正《西厢记》铜胎画珐琅，还有当代中国首部砖雕动画片《囍厢记》(中国美术学院黄勇团队制作)、永济尧台藏《西厢记—传书》木板画、《西厢轶事》韩阳剪纸选、交响乐《西厢记》插图(畅通画作)、《西厢记》古香折扇等。

雷建德，业界称其“雷·西厢”，1957年出生，永济人，先后编著出版过《西厢记》系列著作(画册)12部曲(共计50册)，现担任中央电视台《艺术名家》栏目特聘客座教授、中央新影中学生频道《强国丰碑》栏目艺术顾问、《中国军转民》杂志社文化艺术编辑委员会副秘书长、永济普救寺景区文化顾问等职。

为了让普救寺里的《西厢记》真正成为“爱情世界语”，雷建德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为信念，尽心竭力对《西厢记》的传统爱情文化进行深度挖掘。

目前，雷建德正通过学术深耕、国际传播与文旅创新，在元宇宙、数字艺术等新兴领域开辟传统文化传播新路径，努力推进“全球西厢文化数据库”建设，并通过数字平台收录世界42种语言的研究文献、187个《西厢记》改编版本的全息影像，人们通过VR技术即可“进入”元代勾栏观看全本杂剧。他全力推动《西厢记》从地方戏曲升华为全球文化符号，让《西厢记》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喜爱，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雷建德表示，他将坚持以故乡永济普救寺(《西厢记》故事发源地)为核心，力争将其打造为“世界第八大爱情圣地”。他通过对《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西方经典，强调中国爱情文化的独特性，并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新西兰、马来西亚、韩国等国际论坛和展览中推广这一理念，以文旅融合进一步提升普救寺的全球影响力。



▲“中华文化全球推广大使”世界邮册之一局部